

畧述白隱禪風

沈懷宗

白隱禪師早在我來日本以前，就常聽過他的名字，而知道的是修忍辱的頭陀行者。

到日本之後，在臨濟宗的花園大學。「白隱禪師年譜」被列爲史學系必修課程。這樣便加深了我的認識。他原來是一位農民文學運動的優秀有力者。他主張把禪學深入淺出傳播到庶民中去。反對深奧難懂的禪說者，因爲這種禪說，使人看了頭痛，有時廢話連篇，聽了發昏。

這位江戶時代突出的歷史人物，對日本現代禪學有豐功偉績的禪者。不應該讓我國佛教界的一般信者僅限於知道其修忍辱的頭陀行者而已。

最近，偶而翻閱到以前我學習白隱禪師年譜的一篇「畧述白隱禪風」的報告，有點溫故知新，把它發表出去，以表示我在學習上的一點心得，並就教於諸善知識。

貞享二年（一六八五）隱師生於日本駿州駿東郡浮島原驛的杉山氏家。十五歲捨俗出家，八十四歲入寂。在「白隱和尚全集」裏有這樣的記載。

母長澤氏，即驛亭之長，世事佛種，資性淳善，常好慈行。同文又說：

師四歲，強記也，諳誦狹宵中山村歌三百餘言，到處謳歌。不差一字，人稱敏點。

我是不太重視個人的生涯，在這麼大的宇宙裏，一個人的事情，實在太渺小了。可是，要想了解一個歷史人物的業績和不朽的功勛，對他的出生環境是有很大關連的。從前面兩段文，我們可以理解到他的家庭，也不難想像到他的背景。中國有句老話：「積善之家慶有餘」。一京，鎌倉的禪宗寺」（京—京都，鎌倉—東京的鎌倉）須教教授所著的這本書裏：「父是鄉士，母信佛，熱心於法華經，爲法華的信者。」一個年僅四歲的孩童，能歌三百

餘言，十五歲則自願剃髮出家，顯然是昔植德本和受到家庭環境的重大影響，是不非議的。「白隱和尚全集」又說：

師二十八歲，晝暇以古教照心，夜間侍湯藥坐究，一日看虛堂和尚偈：相送當門有修行，爲君葉葉起清風，如獲夜光於暗路，識得古人到此得語言三昧。夏還松蔭，講少室六門集，秋八月二十四日息道唱滅，師收骸，便還松蔭。

這可看出他對宗門下的公案禪悟性敏銳。對師友也極盡友愛。他後來把禪學大眾化運動的初步，同時和他母親「常好慈行」不是偶然性的。亦可證實偶然性與關連性是有互相關連的。古田紹欽教授著「禪的文化」的書裏。「白隱是今日臨濟禪復興的領導者，廣泛的說是日本禪全體革新新風鼓吹人，向白隱皈依的各階層人士都有，所以教化的對象不只局限於農民，倒是一件可以確認的有力點。……白隱的假名法語，文學通俗，是一種農民文學是可想象的。」他在近世是禪林中一位傑出禪僧、漢文學者。「草取唄」等短篇的法語著作者，爲今日日本民間的歌謠。我喜歡這位禪者用通俗的體裁，深入淺出的禪學推廣到庶民中去，教育農民，讓他們理解禪的妙趣。在終年辛苦中，有着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美好人生。其次，從中國傳入已經面臨中斷的禪復興起來。對於臨濟禪的再建提供了偉大的貢獻。他的門下遂翁，宋嶺，大休，峨山等都是當時的禪僧。峨山慈棹門下，隱山惟琰和卓洲胡遷二大弟子，前者機鋒獨具，後者道行綿密，各成家風，是現在臨濟禪的宗匠。白隱在禪宗史上革新與創造的精神是永遠值得後人敬仰和學習的。

白隱禪師，教化對象着重於農民，這樣做是正確的。農民在農業社會的時代裏是佔大多數的。他們是治安的維持者。又是治安的破壞者。不先去幫助他們，解決他們的問題，對於社會所發生的問題，是難以獲得平息的。

最後，我們應該真誠的向他學習，把禪學的道理，更徹底的搬出名山古剎，推出學校課堂，與國民生活更加緊密的聯合起來，掃除一切歪風，才是我們闡揚白隱禪師禪風的真正意義，否則，只是紙上談兵，畫餅充饑，是徒勞而無益的。